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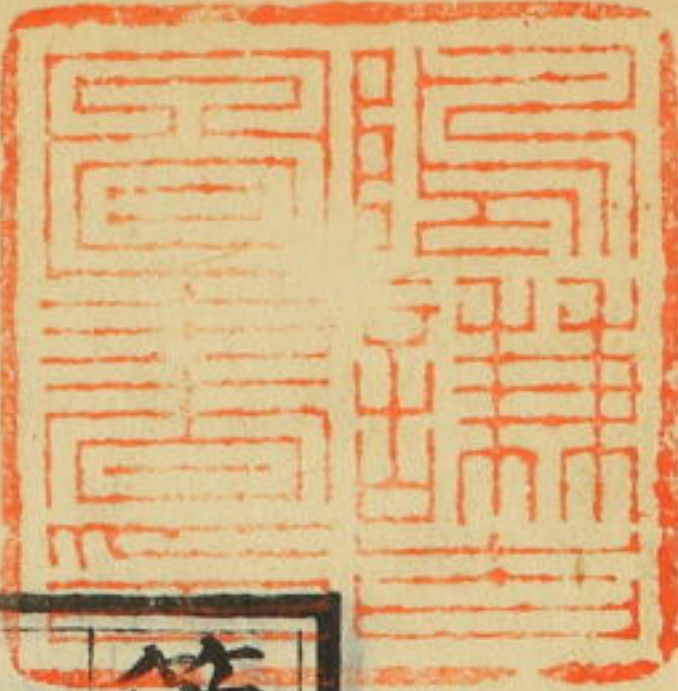
管子纂詁

五六

仁3

61

3



管子卷第五

安井衡纂註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
通郭周外郭之周匝也郭以限外故云外通橫通猶旁通也
 閭閻不可以不修宮環也宮垣垣之環遶宅者傳曰譬
里門也關之宮牆也
 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
關高也
 遁踰越者作作起也姦人及遁逃之徒踰越之者起
 里域橫通則攘奪
 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
 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

門仁13
 號61
 卷8

非則姦邪之人慙愿畧也慢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簡

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憲法賞慶信

必則有功者勸慶亦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

不自知也習修爲也教訓修爲風俗者衆則人化是

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

不罪也罪疑當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作罰棄其迹使民

無由接於淫非之地三其字指淫非弁蓋是以民之

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道由也

其國使人不能窺我隙然後始可以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

觀他邦之虛實故以此節冠八觀

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地各有所宜草

田多穢草田菜也周禮遂人上地耕者不必肥荒者

不必境所耕之田不必境墾言地肥美所荒廢以人猥計其

野尹知章云猥衆也以人衆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

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草菜之田多再易若是而民寡

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

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

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

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君也寄生託也寄生命

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

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

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

易殖也

殖蕃也長也諸本

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

尹知章云薦茂草也莊周曰

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

山澤雖廣草木毋禁

民任

取壤地雖肥桑麻毋數

其數多薦草雖多六畜有征有

則畜牧

閉貨之門也

貨無所由入故曰時貨不遂

尹

章云時貨謂穀帛畜產衡謂凡

金玉雖多謂之貧國

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

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國所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

都也

淺亦狹也荀子曰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又曰君子博

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賈子曰人主大淺則知闇大

博則業厭下文食地淺與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

食地博對淺之為狹審矣

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

不足以守其城官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

其宮

周垣曰宮營

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

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

也其所以蓄藏不

足以共國費

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

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

專務觀望之美步行者襍文采

也飾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

尹知章云本國

管子

卷之五

二

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也、作、起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若、如此也、謂審度量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課亦計也、諸本觀作視、今從古本趙本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

五十里、可以為足矣。野字逗、方五十里、二十五成之地也、為田二千五百井、中除溝

湍塗路之屬、又有一易再易、復除公田二千五百畝、約畧應一夫百畝之數萬家以下則

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書曰、四隩既宅、則宅地就

山澤、自唐虞已然、萬家以上、非平地不能容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

小而食地淺也。食地謂穀土、淺狹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

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

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民趨末而不務農、故野不闢辟地廣

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賦、藉也、謂口率斂錢、流猶移也、上賦

重、則民賣穀以共之、故其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

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其行益遠

則其亡益多、上母、諸本作無、今從古本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

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山、小山三年而大山、大山盡亡其稼

小山三年則其害正與大山同大山則衆有大遺苞矣苞平表切音

同古人假借之例爲然遺殍者什一之師什三母事親戚相遺棄爲餓殍也大猶多

則稼亡三之一什一之師十人中取一人爲兵也其

故稼亦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

則道有損瘠矣損當爲捐形聲相涉而誤瘠瘦病也

則道路之上有相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棄捐而瘦病者矣

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

度禁發必有時禁發開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

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

牆之上室小則牆薄既得大木必將大其室故曰山

林雖廣上言道此言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

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

雖多罔罟必有正罔古網字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

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

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作爲也猶言業博

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耕民非

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

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

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尹知章云上怨下

無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唯救死而恐衆有遺苞者

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衆有遺苞者衆人不能盡

收其族有遺棄為餓殍者也餘詳于上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

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

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諸本脫而字今從古本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

知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里管則百

也州里不隔隔通問閉不設出入無時早晏不禁早

行晏宵行也周禮秋官司寤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則攘奪竊盜攻擊殘

賊之民毋自勝矣自由食谷水巷鑿井鄰里聚汲易生淫蕩場

圃接樹木茂二者皆便宮牆毀壞宮牆環宅之牆也門戶不

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無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

里毋俗本作無今士舍士舍士所時毋會同宗也

會同謂鄉飲酒黨正飲酒之屬皆從喪蒸不聚冬祭

古者喪祭相助也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齒

相齒以貴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不修廉論賢不

鄉舉則士不及行鄉舉行鄉飲酒之禮而舉之也士

當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

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群徒不從群徒自此亡

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

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先觀察左右近習之臣次原本尋求在朝執事

之臣知其忠邪賢否也云本求者朝臣衆其事蹟大不本其跡以求其志不易知也論上下之

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則所貴者賢所賤者不肖則其國彊反之則弱

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尹知章云戰功

曰多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

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也列班便辟左右不論功能

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尹知章云百姓非但疾怨

非上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

也則上令輕法制毀金玉貨財商賈之人謂有金玉貨財而賤志行則人輕上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

令而法制亦從而毀矣

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本行謂孝悌忠信皆是四行而求外邦有權勢

者與之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

材臣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諸本作豪傑材人今從古本內治不別者

成敗得失無所辨別也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無以勸

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母以使臣臣母以事君矣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竭盡也

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

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下覆此句惠下有而字此誤脫

耳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也置立法虛立而

害疏遠法立而不行獨害疏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一

也賤爵祿而母功者富賤猶輕也非其人然則眾必

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古

以農為兵故良田在戰士則兵強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

年而亡官非其人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倍背

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

離本國徙都邑亡也如周室東遷也有者異姓滅也

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其君既滅矣故曰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威嚴

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此覆上文計

不行上當有與字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亡之國可知也上意君意所在也敵國彊而與國弱敵計

與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

國不恃其親我親而敵國不畏其彊我彊豪傑不安

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懷猶悅商賈而不務本

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朝資夕賣曰販本貨穀帛

本國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知已亦不積勞之人不

懷其祿則兵士不用不為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

倉空虛觀民如是而君不為變為千偽友不為變其

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祿不知進取利內

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困倉空虛、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尹知章云、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一任法制、不敢議輕重、則刑民知不可犯、不相與為私、刑

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偷薄也。爵祿毋假、則下不亂

其上。也、假者、與非其人、也、亂猶犯也。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

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為法成俗、治本既立矣、故君其餘事不待勉彊而治矣。

一諸本作壹、今從古本。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猶置立也、儀表准也。上明

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俗本度誤、理會合也、下君皆求合於上所陳之度。

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

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用其私、用下所立之私理也、

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

此始矣。劉績云、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此始矣、法官並陳法、上與制法、君並操權、而分其半矣。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

以恥。尹知章云、負猶被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

正矣。厚猶豐也、經法也。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

於己者、聖王之禁也。陳氏奪齊實用此術。聖王既歿、受之者衰、

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

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贅以物質錢也與人以物使之
贅屬也使下民屬己義似穩矣然君不能審立其法
下始云射人心其說未是射取也
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為
制為下民之制度也尹知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
章云徑謂邪行以趣疾也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
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
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
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
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
權重以相舉於國大臣比合權重者小臣必循利以

相就也大臣既如此則小臣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
大小之臣結為一大黨人不敢非之皆以為無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託公道
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
稷以廣其居推進之也廣其居者務多聚徒威群上
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豬飼彥博
成衡謂索民故國之危也下文聖王之禁皆危國之
求民心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無
本屬上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任事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
祿於室唯知富其家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力勤屬
以治其職為事但王官私君事去劉績云王官既非
以勤結私為事

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王官縱私君事既去矣乃非毀其人而人

人反縱其私行修行則不以親為本不務治事則不

以官為主私營舉母俗本無能進母功者聖王之禁也

交人則以為己賜舉人則以為己勞仕人則與分其

祿者聖王之禁也薦人令仕則與之分其祿此皆賣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通達也交於利達之人假輕

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輕猶易也削上以附下枉

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削取上財以附益臣下

徒共之也求於民者求聲譽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俗

萬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過其人之分其富

踰同列之家謂祿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及

上之法制以成群於國者聖王之禁也尹知章云拂

法制以連結朋黨亦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

賤始矯飾貧窮之狀既而偽發迹於身無職事家無

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通

產也身在官民之間每議輒言為民是代君壺士以

為亡資修田以為亡本尹知章云每以壺飧濟士以

修營田業以為則生之養私不死疑生之二字不可讀

亡去之本也死者養育私人待之以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

上為市者聖王之禁也既成然後佚居矯飾以深與

上圖求利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

動之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

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假因也卑身雜處其身

與衆隱行辟倚行隱微辟邪之事不使人知側入迎遠道

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利至則側身而入之其遠

民亦遁之古本遁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為而

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說違也其言誇大其行有法

也守委間居博分以致衆委寵貨物之府勤身遂行

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成勤勞遂其身甚靜而使人

求者聖王之禁也富而博施故身行辟而堅言詭而

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尹知章云所

善潤飾之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以數變為智以

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

為友道也數變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

侯者聖王之禁也固讀為錮塞也國之本所謂農桑聖

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

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

下之交以和親於民緩舒也緩行不故莫敢超等踰

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故字當行漁侵取也蘇僚

者死注蘇讀作僚蘇僚取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

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
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名猶分也下之於上唯其所令不得自由然是霸者所為非王政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錯置也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絕下民利害之意而人心自定安靜無事而國家自治治俗本誤安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

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安佚縱姦利故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緩不及時也不從令者死不從令者民也餘皆官吏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令既出而民可否之是君故也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百吏背上令以為己威則恣其所行以營私利故喜也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下敢繫上令是威權屬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

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
 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
 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變在下曰在官者在官者下兼官民而言之益損
 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
 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
 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
 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
 而求上之母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邪途五衢自成私至成名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生謂商賈也末生謂商賈也而
 工以雕文刻鏤相釋也謂之逆釋幼也相釋猶言相輕也舊注釋訓驕益

本於莊子列御寇篇以其十乘驕釋莊子然釋無驕義莊子驕釋亦謂驕且侮之耳此頗惑人故特辨之
 布帛不足衣服母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錦繡綦組相釋也謂之逆綦履繫也組綬類薄闊曰組或云綦綵也萬乘
 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
 士以母分役相釋也謂之逆卒暴也分役分布賦役也
分役者也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
命也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
 為榮華以相釋也謂之逆道言也言與外人交通受其請謁收取權柄言說已
操行以事便辟專以貴富為榮華不知非義之可恥也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
 有經產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

上尹知章云無能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

而不尚得尹知章云犯難離患而不辭死離遭受祿

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服猶就也不以母實虛受

者朝之經臣也母實虛受母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

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民之所好惡貴賤母

上拂之事上拂拂戾母下比之說母侈泰之養養飲

母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不倍孝悌而不逆本朝

之事者國之經俗也凡有民社之事皆謂之何謂民

之經產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艱養長六畜禁止末事者

民之經產也畜養也畜長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

得進母功虛取奸邪得行母能上通上通昇國不服

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服行民不務經產則

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母功虛取奸邪得行

母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各有所愛臣下不順上令難

行則應難不捷捷疾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母以

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故國不虛重兵不

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

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

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

必待近者之勝也近者即下文親貴也而令乃行

故禁不勝

俗本誤行

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

嚴重而害於疏遠

嚴重威嚴貴重之臣也

慶賞不施於卑賤二

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

疑二三謂賞罰不信能不

通於官

有才能者不進於官

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

動靜詭於時變

詭違也

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

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

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

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

古者取兵於農故民心不

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

專一勝不可得陳士一隊之長制命也卒士戰士不輕敵不恐之也兵志曰士卒恐將者勝恐敵者敗

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

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

信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

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

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

尹知章云與危亡為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

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

若四時之相推遷然人心之變有餘

則驕驕則緩急

緩急於政事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

侯失於外

外失諸侯緩急者民亂於內

緩急於政事故民亂於內諸侯

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危亡之時也

急則民亂於內、自然之數也、故曰天道、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

人雖衆、不緩急、不傲下、

傲、倨也、下、賤之也、

國雖富、不侈泰、不

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

爲于偽反、言不爲己也、理下文作治、此作理者、唐人避諱而後儒未訂也、此正天下之本

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

明主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

云、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亂主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

自有天下而亡、劉績云、自有天下而取滅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

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

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

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

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雖犯禁、而可以得

免者、謂貨色、雖毋今諸本作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

好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

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

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

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

爲自用、尹知章云、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

不勝、戰不勝、則諸本作而、今本趙本、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

制之矣、然則先王俗本誤生、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

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疑錯遲疑不為六者

益損古本作損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

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

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

也非以戰守事并兼攘奪也特以為天下政治耳

管子卷五終

管子卷第六

法法第十六

以合法者為法也

外言七

安井衡

纂詁

不法法則事毋常

不以合法者為法則事多變更

法不法則令不行

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

審悉

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

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

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犯

令互見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索求見能而

不使殆親人群書治要引作親仁殆下並有也字似非而不固殆同謀而

離殆

離心也

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

為殆

可肯也人有謂己者已首肯之既而不為人必怨之故殆足而不施殆富也

幾而不密殆

尹知章云幾事不密則害成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

行之士危

尹知章云所謂君不密則失臣

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

孤而母內

內古納字母敢納其言者

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

成群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

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民母重罪過不大也民母大過

上無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

小過積累

終成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敬肅也警也惠行則過日

益

過愛啓侮所以多過

惠赦加於民而圜圜雖實殺戮雖繁姦

不勝矣

不能禁姦

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

勵

遺善有善而不賞也勵勸勉也

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

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有善必賞有罪必罰非果斷之

能焉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

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

欲行求多者其得寡

財聚則民散民既散矣田園荒蕪雖重斂厚賦其所得益少

禁多者其止寡

搖手觸禁民不能盡守焉

令多者其行寡

而行

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

刑罰為民

所令而不行則下凌上

凌讀為陵陵侵也

故未有能多求而

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

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苛煩也下不聽而彊以

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不聽則從而刑罰之是彊

謀害為人上者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

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

刑法已錯又移之度量謂制度錯置也遷移皆謂改之如是則慶賞雖

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固植

一定不移也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經法也

君縱其欲故民力必竭數猶理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

國毋怪嚴怪異之號急可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

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變易號令錯置也置立也錯儀更立

威儀也畫計也計畫制度作為議故彊者折銳者挫

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戮彈正之也故萬

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

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私議

是自貴也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私議不得卑矣況主

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王讀

子剛而主能之主上李選作至蓋臆改耳言況是數者之事猶有立者主道之益卑可知矣上不

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

之曰不收之民牧收不收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

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

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亦謂輕之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設置立也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輕罪者得速出囹圄是小小利也怙終之徒積累小過以成大罪故久而不勝其禍母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委棄也犇馬而棄其轡

母赦者瘞睢之礦石也劉續云睢恐瘞或瘞也打瘞瘞小腫也礦讀為擴打也石瘞字衡謂睢瘞聲近當

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不與尊者不肯與之圖難犯危何則以其道為未足求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

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服也爵尊則禮備祿多則財富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

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備體無所闕也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皆也豬飼彥博

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喜赦是先易後不勝其禍是後難法者先難而後易小人畏罰動非

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制禮制也以禮制裁成法度其次失而能追之

管子集註 卷之六

雖有過亦不甚矣

尹知章云能追悔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

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

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

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無棄廢民無游日財

無砥滯砥與底通止也故曰儉其道乎儉非道也然務

道乎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

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

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

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暴人輕生命則敢為強

暴結群黨橫行閭里

必至之勢也曹群也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

制不死節制命也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

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

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

主位危矣弱者從風而靡故主位危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法象

象道而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賞罰必信而周密此正民

之經也道經猶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

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

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

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已用也

使民衆爲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
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
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古本作諍民不誹議
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
母常經經亦法也國母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
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
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
偽及下爲愛同○計度上所以爲愛民之故不難毀
法愛民者爲將用之故愛之也勸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愛是所謂姑息之愛非真愛也謂諸本作爲今從
趙古本夫必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過愛啓侮故民不聽命

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
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母可與慮害己者尹知章云至如字爲謂殺危勞苦飢渴民之所甚惡也善用民者使之至此極而不敢怨然後恩威結於民心而無與謀害己者也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
惡尹知章云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
者軒冕不下衡謂所惡上六者是也而斧鉞不上因下擬度因就也軒冕不
於君就上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
則功名立其後矣立其後言必成也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
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
力劉績云轉猶輾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推進之也不敢

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
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
於內此皆殺危勞苦飢渴之所致也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

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而可與

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

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應諸侯之謀慮

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

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

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然則國

也

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材也得道而道之道之治之也

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利興

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

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

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

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韓非兩引春秋皆指左氏

氏作傳亦因舊文而增修之則此及韓非所稱皆魯

史舊文也自仲尼修之春秋之名專歸其所筆削同

管子集注

卷之六

管子集注

左傳於公穀為立明所創起或因疑此春秋為麟經謬甚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

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

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

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

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

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下所

而不出是君不用之其言若消滅然故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令出而請

自用而忌忠直之言拒絕之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尹知章云其事既

則左右侵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出而道止大臣自滅絕專壅塞君命也

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

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親戚父母也法重於

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輕謂不用不為親

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人有功

當報之以高爵重祿不宜愛惜爵祿易之以中威權也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政

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正其道其

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精德純粹其明正以治國

正者德與禮之所生顯明之可以治其國也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

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尹知章

不及故傷國一也故勇而不義傷兵自傷我軍也諸本仁而

不法傷正

法所以正人仁而不守法即故軍之敗也

生於不義

各自便法之侵也生於不正

古本及群書

治要所引故言有辯而非務者

今從

古本行有難而非善者

苟為辯行必思善

如陳仲子微是也故言必中務不

有巧目利手

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

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

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

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

正方圓也

一曰

外言八篇承管學者述其所聞也而一再傳之後所聞異詞不能統於一乃并錄之以博異聞

因題云一曰所以重師說也後稱一曰者倣此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

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

其心曰是人君也故從而貴之

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

是有所為其殺生急於

司命也

司命文昌第四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

使人相臣也

畜養也人君能使人貴賤貧富又人主能使富者畜貧者貴者臣賤者

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

尹

章云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相制謂

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

子不孝父不能奪

其謀故其害至此故春秋之記

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

管子集注

卷之六

九

也

智讀為知臣子得此六者而君父不覺故逢戾逆之禍也

六者在臣則主蔽矣

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

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制為群下所牽令入

而不至謂之瑕君瑕隙也令入而不至牽瑕蔽壅之事

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

豬飼彥博云事字衍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

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一曰賢人不至古本作臣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

不行謂之障障壅也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

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諸本不下有敢字今從群書治要為賢者

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諸本連凡民以下為一節今從古本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治要引無

者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

民必甚焉民之好之必甚於上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

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治要引儀作義故上不行

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

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死制諸本作死節此與下

本制制度也服行也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豬飼彥博云務

當作矜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矜者自以為滿者其內有所

不滿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或滿或虛我心

在物也。心已在物，則為其所制，故凡論人而遠古者，矜者細之屬也。安得有太士哉？
無高士焉。疎遠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易，功也。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疎於古道也。功事也。
於身凡事無所資取，所以不免為卑人也。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簡，慢也。
職也。遭遇時君，當盡心力以報之。而輕慢其職業，非愚而何？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
釣利之君無王主焉。釣，謂巧取。猶釣魚也。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賢人之於行，王主之於道，心誠好之，欲已不能，故能忘名與利也。
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公國，不三以也。一專也。專心於民事，聽於世，聽用世人所可否也。
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直進，不因

左右也。不敢誣能，故唯論其所能焉。
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所謂公也。
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誣能，以不能為能也。
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要引作徑也。謂大治，則作徑似長，但正民之經，數見于上，而治未要所引，時有刪節竄改，未可輒據以改原文也。
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
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
尹知章云：臣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
李理通治，後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
猶尚精一德。尹知章云：謂各精一事。
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此必無之事。誣能之人，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

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列位也尊位重祿與之則受不致以

無能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勢利謂權重者從君命而受之也以此

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

無直進之臣士廢倖用事則不能直進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

臣用與能違則不能成功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

殺之湯伐桀武王伐紂事涉三代之故云三代之相授也言湯武仁矣然授受之際亦用兵殺人之而其

所殺亦唯斯天下之人不得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

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

兵者刑之大也刑可措而不用而不可得廢則兵當誰能廢兵是以四患雖明而古今莫之能廢也

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若兵當廢而不肯廢則此二

是古今之人盡惑也

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謂古今古今不

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此二謂廢與不廢此者指

故此二者指古今此句承不廢而欲廢故此二者指

廢與不廢不嫌同辭異釋也尹知章云廢之則寇來

無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

有天下制在一入當此之時也兵不廢資資通時也三代

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資資通時也三代

不可廢之意蓋時有言兵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

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云謂字行動與靜此所患

也至國治而民務蓄積在政得其道故人君得專擅之

患之何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審熟猛

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流委也謂末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不敢去材能之臣則短於德見正人不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彼智者句彼謂去亡之臣言彼去亡之臣矣若臣奔命是也吳使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尹知章云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謂有不與己者蔽其美而揚其惡故眾怨日怒而內亂作矣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

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

尹知章云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

道由以成者也李國祥云一即老子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衡謂一元之氣陰陽之本所以生成萬物也故謂好生之謂道德為一道人所由行也中謀得兵庸曰率性之謂道德得也禮樂得身謂之德謀得兵勝者霸尹知章云所謀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尹知章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則未至然用之上可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以輔王下可以成霸

者也權猶謀也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

死雖勝我兵多死得地而國敗若齊湣王宋主偃是也此四者用兵之

禍者也陳法度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尹知章云謂大

得地而國不敗之書為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

貧者計數得也計數得者軍無妄費算不誤於素也戰而必勝者法度

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教習備器械利

故敵不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諸本民因其民

從古本注云因彼而發因彼則號制有發也得其國不

謂之因其民則尹本亦作其民則號制有發也改其俗

則號之因其民則尹本亦作其民則號制有發也改其俗

則有能法度審則有守也法度詳審則有計數得則有

明也明計數得其道則有以治衆有數勝敵有理法數猶

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察彼我治衆

敗之理審彼我所用之器械而識可以勝之之道既明

於未戰之理而後出兵以勝敵管子之用兵先決勝敗

所謂正而不譎者以此戰定宗廟遂男女寇賊既平故

遂其生也官四分官四分吏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

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君德恩儀則也四分官吏則

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主謂野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

則下怨上下文獨不覆此句此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法巧而多費故朝無定七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取兵

於農此民亦謂兵故下文云勇士勸賞罰故曰早知
不明則良田不必在戰士故民輕其產也
敵則獨行如敵不敗校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
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此節亦見七法管子
自著而此篇則門人所述也
故文異而意同不必強同之
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
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者危之窮者
強害難我者必至而今無之者故能致遠以數縱強
以制縱緩也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速以術數
言能速致遠國以制度緩強國也一說數速也縱如字
縱強威以制人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
所以進也之士卒以戰為任鼓以戰二曰金金所以坐
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免止也止三曰旗旗所以立

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兵五兵也將令則立
爾千立爾矛余其誓利兵令之利也然此之謂三官
則旗之用常在鼓前金後與後世殊
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
色隨形而殊故云形色之旗若周禮二曰教其身以
春官大常所掌及下文九章是也
號令之數軍中禁令有數條如左攻左右攻右及三
日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
章云長兵短兵各有所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賞罰言誠者
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恃其知章云負恃也九章一
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周禮唯天子
而九章中有一日章月章豈軍中所載雖三曰舉龍章
同畫日月而與天子所載異其狀與

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

諸本

作鳥章案下有鵲章則此不當泛言鳥章今從古本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

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

載食而駕韓同囊弓衣也韓章畫韓弓之狀也戰止則韓弓今舉此旗知戰止將還也故載食

而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

卒乎無窮三官五教九章者不知其時其所由始是始乎無端也

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先天地而生始乎無端與之

相類盛德至善百世之下不能離道德而用之天下因極類兵既與道德相類則不當離道德而用之

言其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有道德者敵不效也其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

量則衆強不能圖兵衆且強謂大國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

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兩者謂道德徑乎不知徑音經行

於敵所不知如發乎不意敵所不意度徑乎不知故

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

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准的也以民利教無常行無

常施之故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

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恃固不拔絕地勢

陷絕不可踰越之地也而敵不能守者以我疾若

飄風擊若雷電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四鄰不敢校故中

從故令行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散分兵而

有常方合而聚之不可計度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

而無所疑，賁一氣專定，則傷通而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賁。精一兵氣，使之專且定，則當戰方殷，其心傷通四方，而不少所疑，擬賁兵氣也。賁進無所疑，退無所賁，敵乃為用。敵反為我，用也。凌山阮，不待鈎梯，歷水谷，不須舟楫。凌亦歷也。鈎梯，繫鈎於繩端，投懸於樹根，嚴罇於援之以上，俗謂之鈎繩，不待鈎梯舟楫者，以敵為我用也。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絕地，我不能守，恃固，敵莫之能攻之，我軍獨出獨入，而敵莫之能入也。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所俘之寶，不獨入於已，也。與敵莫之能止也。此獨入與獨見對，與上自別。寶不獨見，故莫之能斂。莫之寶，必與眾見之，故人無名之，至盡盡而不意，故不能斂之，能斂以待之，賜之。無名之，至盡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理用兵之妙，人無能名之，以至盡其理，既盡其理，而又發於敵所不意，故人以爲神而不能疑。

焉。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畜猶容也。和合故能諧。諧調也。諧故能輯。輯睦也。輯以悉，莫之能傷。悉詳也。詳盡諧輯之道，故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故能全勝。尹知章云：自一至以下，皆勝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大勝無守也，故能守勝。不守大勝也，故常能守其勝。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此所謂守故也。至善不戰，乃善之善者也。其次一之，一戰服敵，不戰大勝強一之至也。破戰大服強，則弱小咸服，近乎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變權也，乘陵也。

不用詭變詐謀戰服敵之實效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號號令也遠聲服之近國則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

可測一之原也極窮也敵不能窮極我兵氣之盛大

源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我兵衆則若時雨

兵寡則若飄風震動草木其戰疾其勢強敵不敢不

戰焉或以一爲篇首明一之一然上文云至善不戰

其次敵非明一者謂一也利適器之至也適讀如履適忘足之適

用敵教之盡也敵爲我用以盡教化之道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

能致器者困敵不足爲我用故窮器速用兵則可以必

勝尹知章云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與入異

能測我所由遣兵分守諸方力不能一既傷其財又傷其威故曰傷其敵也深入危之則

士自修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

同心同力故同心則無所爭善者之爲兵也善者善用

使敵若據虛若搏景據虛無所獲也無設無形焉

無不可以成也故我所設施無形可見敵不能因無形

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欲行無定形又無所爲故我

作無設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無形至無形始存

古本於義似長但尹本行世既久不敢刪落其文始存

威不足以命之不恃兵力以奮其勢若將亡者然而

形若將後入然而常在入先是皆深於謀者所

爲遠在威武之上故威不足以命之也命名也

管子卷六終

